

「不用了！」

我不禁一怔。

「你不是打算做生意嗎？」我又說。

「不做了！」

「不要——」

「都不要了！」

我看清楚我們之間，什麼都完了，也更清楚我的朋友是永逝不回了。我提起皮包，若有所失的離開那間可怕的屋子；懷著和初來時不同的憂鬱的心情，向著東邊山谷裡自己的家走去——。

註①民國二九年，日人以政治目的，要將全臺灣神廟廢毀，民間多將所奉神像，藏匿僻處，以圖保存。

註②番薯簽經於米粒，故米粒每沉鍋底。

註③做月，即分燒。

註④臺灣舊習，婦人產後必吃「麻油酒」。

故鄉之二

山火

走到有兩條小河匯合，河岸有着一排高聳入雲的竹鬱山嘴，眼前便現出了一個狹窄的山谷。山谷之北，有一渾圓小山，便在那山麓下，看得見幾間由半瓦半茅蓋成的房子。房子低矮古樸，南國豐富的太陽，燦爛地照着，在那上面牽起了若有若無的淡青色烟霧。

家——依舊是從前那個樣子！

可是就在它右邊，一個淒厲的觸目驚心的場面，令我怔住了。家裡的山林也未能例外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為的劫火！

像這樣失去控制的瘋狂的山火的燒跡，一路上我不知道已看見多少了。即使在殖民地時代，

也該是很少能夠遇見的不平常的事情吧。

我回到家裡甫卸行裝，哥哥便指點着被燒成灰燼的黑色山岡，向我述說。他搜羅盡所有最惡毒的詞彙，把那些至今尚不能查出姓名來的縱火燒山的人，罵入十八層地獄，永不超生，然後連帶把周圍幾十里地那些倒霉的居民，也拉進裡面去。他那映着深刻憎惡的眼光，和繃得緊緊的臉部肌肉，強有力地表示着蘊蓄在他內心的疾恨和忿怒。

「你不知道他們爲什麼燒山？我說了誰也不會相信！他們深怕到了秋天，天火燒下來，所以自己先縱了火希望把天火頂回去；你聽吧，這是什麼道理！我才不相信秋天有他媽的什麼鳥火——」

哥哥皺起粗黑眉毛；在它下邊，眼睛楞楞地畫着清楚的一對三角形，右手狠命地抓着掉沿。他的全身，彷彿小到脚趾尖，也都被忿怒凝固着了。

「——迷信，沒有什麼！」

他用着激烈的語調下着結論。

「並不是神有這意思，都是人自己鬧的！」

這確乎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件事。聞所未聞的一件事！這樣一個嚴重無比的山火，竟會是出於如此愚蠢的迷信。過去由於失慎，或者由於開墾和圍獵，偶爾也會引起小規模火警。這是我所知

道的，雖然不能同情，但總可以理解。

這時我想起在岳母家所看見的那首勸善歌來，它貼在壁上，大概是由哪處善堂印發出來的；裡面我記得有這樣的句子：

……不信但看七月間，按下天火不留情；積善之家三存二，不善之家草除根……

當時我祇當做普通的勸善歌輕輕看過，現在，我才看清了那裡面具有的煽惑和恐嚇的潛力，是足以引起一切可能的行動來的。

我覺得家已變得陰暗憂鬱，兩位在裡面的人，則暴躁易怒。脾氣變得非常之壞，他們的臉孔板得非常難看，彷彿在跟自己過不去。我明白這一切似乎都與山火有關，他們這種心境我是能够理解而予以同情的。

我很熟識我們父子二代，如何爲了經營山林耗盡心血。我還記得晚間父親在飲了二杯白酒之後。和下一代人反覆所說，帶着激勵和自慰的話：再辛苦十年；再辛苦十年！

那是說到了相當時日以後，我們便可以坐享其利。而現在，一場不明來歷的山火，便把它燒光了。希望化爲泡影，僅是轉瞬間的事而已！

我們走在除開做燃料柴之外，便已毫無用處的枯死的果樹間。地面上，均勻地蓋着黑色的灰燼。菅草的嫩苗，好像說機會難得——灰倒是它頂好的肥料呢——長得滿山滿谷。看來這一帶地

方，不久便將由另一種更頑強更貪婪，但不爲人所歡迎的生命所佔有的吧。

我們爬上那座渾圓的小山的半腹邊，也就是山火的最外沿。立在那裡，便可以一眼看清楚直到裡面幾乎整支山脈——約一二百甲的山岡。這山岡燒得乾乾淨淨，幾乎不留一物，就像被狗舐過的碗底一樣。屋後的桂竹林。和一片經過細心選擇與照顧的果樹園——龍眼、荔枝、枇杷、椪柑等，也所剩無幾了。沒了枝葉，已失去本來面目的想思、柚木、大竹、鐵刀木、和別的樹樹木木，光禿禿地向天作無言的申訴。在它們的腳邊，山岡冷冷地展現着焦頭爛額的灰黑色的屍骸。窪地、溝壑，和向陰的地方，堆積着白色和黑色的灰，沒有生氣，也沒有意義，然而正就是這些，便是從前覆蓋了整面山谷，那青蒼深秀的林木呢！這難道不像虛幻的事嗎？很難相信和理解的。

山火的外邊的竹木。完好無恙，彷彿在抗拒宿命的破壞，築起一道堅強的青色碉堡，把燒跡團團圍住了。一邊是青青的，生氣蓬勃，一邊則灰黑赤裸，正成了顯明的對照。

幾叢受害較輕的大竹，上邊還留得幾串灰黃色的枝葉，宛似墓地裡的幢幡，在空中招展着。如果有人理解它的言語，則這些劫後餘生的竹子將會對他述說，一個多月前在它的腳邊曾進行過怎樣殘酷無情的焚燒與殺戮的吧！

哥哥撫摸着一棵已燒得黑黝黝的果樹，仰首上視，惋惜地說：

「小核的荔枝，最好的種，真正廣東傳來的。」  
果樹的枝間，掛着幾枚赤褐色的尖長乾葉，摘在手裡，揉着，嘩嘩剝剝的變成碎片。  
果樹種下來已有十幾年來，每棵都有小茶盤大小，已經是一宗很可觀的生產。它們每株個別  
的歷史，如何經由農會，或新埔和員林的苗圃，經過無數手續和周折，轉運再轉運，然後才被移植到現在的地方——至今我還記得清清楚楚。

我們直到巡視完火跡，沒有說得幾句話，我們的心裡也蓋着和地面一樣的荒涼沉寂的灰。  
晚間，我們搬出椅子，坐在庭心。

沒有星月。污濁而混沌的夜，像粘稠稠的液體，凝固在狹長的山谷。左右兩支山脈，如似兩條伸直的路膊，靜靜地插進夜的無邊黑暗中。

「難道果樹不能再發新芽了嗎？」我問哥哥。

「都燒成炭了，還發什麼芽！」

哥哥的聲音有些沙啞，但是那種有似旁觀者的平靜和清醒的口氣，很使我吃驚。

「要能早些時下場雨。竹頭說不定還有點兒希望。」

我和哥哥說起一路上自己所看到各地山火的災情；那是如何地慘重，如何地沒有理性。  
哥哥靜靜地聽着，然後感慰地說：

「人們都像瘋了，分別不出好歹來。鎮裡要做中學，豫定募出七十萬元來做建築費，鬧了幾個月，才捐得半數。那邊，蛇山尾——」

他說著，向對面遠遠處吹着下巴。我努力想透過黑暗找尋他指示給我看的方向。可是完全沒有用；除開幾點村裡人家黃色的燈火，我什麼都看不見。

「蛇山尾，」哥哥繼續說下去，「去年底要蓋一所觀音壇，捐的款竟超過了豫算的建築費，結果把規模擴大了。好像人們都不相信自己了，祇有神靠得住。這沒有什麼，神能够保佑五穀豐登，利益就在眼前；子弟唸書麼？利益在哪裡呢？眼看不見，手摸不着——人們是不肯花冤枉錢的。要是這個夏天再不見雨，山會被燒得更兇的。人們都當是祇有這樣做，才能免得了秋天的天災。」

我從哥哥的言語間取出材料，在虛空構成一幅騷亂的圖畫。在那裡面，人們離開圓心，在周圍盲目地團團轉着、轉着、越轉越亂，遂融化於混沌的夜的空間。天格外大了，格外高了……哥哥沉思地視着前邊，深深地埋在椅子裡，他那朦朧而沉默的身影，有着雕像般的深刻和靜寂。在這靜寂裡面，彷彿寄着神秘的，宿命的悲哀。

在緘默了一會兒之後，哥哥的黑影奇異地顫動着，又換了另一副辦事的口吻說：

「明天法師爺回壇，順便又還春福。這次福主，已輪到我們這甲了。你看看去吧！」

翌日，哥哥殺了一隻鵝；另外還有猪肉豆腐等，張羅了一付很體面的牲醴，由嫂嫂挑去。是他私人備辦的。在公的那方面，還有甲備辦的全副豬羊五牲。

天師爺廟建立在一座形勢雄壯陡峭的山麓下；前臨小河，三面給蒼茂修長的竹樹圍在當中，陰森幽寂。廟宇古樸簡陋；昏暗的樑間，張滿了蛛網。廟門兩旁貼着一付簇新的聯：

失土重光，天師依舊尚陞座，

自由還我，士庶從新再奉神。

門聯的內容新鮮別緻，十分惹目。這裡面同時包括着兩種極端不同的感情——輕慢與瀆神的感情，和那種普天同慶歡欣鼓舞的人類的熱情，渾融地結合着——令人覺得特別好玩。神在歷史深奧的舞台上，扮演着丑角的喜劇。

供桌上，已整齊地擺好了十幾付牲醴，一律用紅漆木托盤盛着。燈光燭火，融融洩洩，熾盛地吐着濃黑的煙焰，爐裡大柱的香，和檀香的煙雲，塞滿了整個屋宇，馥郁薰人。神龕上幾尊被長年煙火燻舊了的神像，一古腦兒浸沐在香煙的大海中，眼睛半閉着，任由那些虔誠的信士們鑽進鑽出，絲毫無動於衷。案旁插着紅黃黑白五支褪了色的令旗，都綉着一條頭向上翻滾的龍；有字：張府天師。令旗蓋着厚厚一層灰塵，手觸着就濛濛地飛揚起來，像一團雲。

「是張道陵張天師嗎！」

我向一個臉有汗斑的甲民之一的農夫問。農夫像蒔田的人一樣把袖筒和褲管捲得高高。

「張道陵張天師？」

對方驚訝地向我審視，繼而笑瞇瞇地說：

「——大概是吧，我也不明白。」

農夫說完，品視着擺設在三張供桌上的牲醴，看到哥哥的那付牲醴時不禁讚嘆起來。那付牲醴特別豐盛，而且也有點與衆不同。那隻鵝又肥又大，頭和平地向後彎側着，皮膚滲着透亮的油脂，黃澄澄地。

「好傢伙，多肥的鵝！」農夫說。

哥哥微笑着，十分滿意；却謙遜地說：

「那裡！沒有鷄了，就只好宰鵝。」

他今天是福主頭，稀鬆的頭髮擦油擦得光潔鑑人，在常服上，另披了一件黑嗶嘰西服上衣，糊衣的領子敞開着，赤着一雙腳，笑容可掬。

我退坐到庭外一張桌旁。兩個年輕農夫正在那裡熱烈地爭論着，飛散着唾沫。一個是瘦長身子的小伙子；另一個則是頭髮粗硬得像把洗鍋刷子，眼睛突突有神。

「——這是阿容告訴我的，決沒有錯！」

後者引經據典地說。

「可不是還好好的嗎？」

對方反駁着。

「那是鑲過金身啦！本來去年就應該把它送回壇裡來的，這樣一來。可就沒法送回來了。不信，你問問看廟的去吧，可也不一定就告訴你！阿容他爸跟他吩咐過了；那是不好告訴人的！」粗頭髮的青年說到這裏，像小狗一樣神氣地噴了下鼻子。

「日本人投降了，看廟的就去找阿容他爸——他以前做保正；法師就藏在他家裏。他問他幾時把法師爺請回壇裏？阿容他爸就打櫃裏把法師爺請出來，一瞧，可糟了！法師爺沒有鼻子！」在青年的語氣間，我覺得似乎有不真實的，做作的成分。

「阿容的話，從來就靠不住！」

瘦個子也相當固執。

廟前窄窄的土庭上，擺了十數張桌子，上面支起一領灰色骯髒的布幕。鼓吹樂班在靠檐那張桌子邊，吹奏著古老的調子。失明的青年樂師，嘴巴鼓得像二顆圓球，扁大的鼻頭滲著大點的油汗，胸脯浪濤起伏，彷彿他的肺臟有無限的容量似的。哨吶隨著他像安了彈簧的指頭尖的收放，忽而像女人尖叫，忽而像小孩歡笑，或悲切地嗚咽起來。它像把鐵爪子，緊緊地抓著每個人

的心。

空氣中充滿了各種的聲音，各種氣味——汗臭、油煙，和人的氣息。人們浸在一片洋洋喜氣中，盡情的說笑嚷罵；像鞭炮似地蹦跳。太陽在他們的頭上，像一把烈火燃燒著。它把帳幕烤的活似一塊烙紅了的鐵板，熱氣烘得下邊的人一個個面紅耳赤。然而這祇能刺激他們的神經，讓他們更加興奮和浮躁，快活和狂熱。

然後——上祭了。

階前已設好香案，案前鋪好了領草席，上面放著一條摺成幾疊的腥紅氈子。司儀里長畢恭畢敬地站在案旁，執行祭奠之禮。他身上穿著短褂不算短褂，長衫不算長衫的黃棉布上衣，兩手垂直，眼睛直視，用一種顫動抑揚極其做作的聲調，唸起行禮文；聲音拖的老長——

擊鼓——三通——

駝背的鼓手，於是應聲舉起槌子，神氣地擊起鼓兒：

咚，咚，咚，咚，咚……

村民和香客還絡繹不絕地到來。那條凹凸不平的沿河小道，出現了一羣老少參差的婦女香客。擎在手裏的油漆紙傘，在強烈的日光下發散著濃重得使人頭暈的桐油味。司客堆起滑稽的笑容，把她們迎入，接著便揚起清亮的嗓子向東廊下司賬人報告：收到劉清妹香油錢五十元；楊菊

香香油錢三十元……

屋裏、簷下、庭中、已擠滿了人，亂嘈嘈地十分熱鬧。在這些嘈雜聲中，祭奠沒有停頓地在繼續進行。

「主祭者就位——與祭者就位——」

里長顛膀脹得滿面通紅，口角奇妙地歪曲著。

哥哥和一個三十歲左右皮膚白皙的青年，隨聲走到香案前並排立著。司儀一聲：「跪——」，二人便一齊跪倒在紅氈子上，二對眼珠直直地固定在眼眶裏毫不轉瞬，彷彿人工鑲嵌的一般。四隻手像脫了臼似的，看來比平常要長許多，由肩胛處柔軟地擺動著。

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……」

在所有的東西裏面，似乎都有著一種不可調和的氣息。一切極其矛盾，而且滑稽。褻瀆和虔信、放肆和精誠、莊重和隨便；這一切是那麼自然地融和在一起。他們把人格化了。這裏面是沒有普通人所想像的對神的尊崇。然而他們却以另一面，另一個不同的意義使我吃驚——他們有著和對自己的熟人親人相同的親熱。

他們那種不管什麼，一到手裏便會使之帶起兒戲的性質的本能，似乎使你好笑。但他們却以小孩的天真熱情和忍耐，認真演完他們的「兒戲」。這裏便有著比笑更多的東西了。便是這些看

來單純和善良的人們，以一種近似格鬥的難以想像的姿態，放火燒了自己的山。多麼荒唐！多麼可恨！又是多麼可悲！

我忽然憶起昨天哥哥的激烈的論調，譴責那些「迷信」的人時的那個姿態。試想：假如把哥哥和山林分開，那麼，他究竟抨擊人們的愚頑呢？抑或參加到燒山人的那一面去呢？

——結論看來是很可疑的！

那夜，我和哥哥仍和前夜一樣把椅子搬出庭心。住在右邊山坡下的老隣居傳福伯，和他的大兒子往廟裏燒完香回來，也和我們坐在一塊聊天。傳福伯手裏的旱煙管，在黑夜中時不時地亮一亮，像螢火蟲一樣。

仍沒有月。却有繁星閃爍。夜，已清澄多了。那像胳膊的左右二支小山脈，一直伸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。

大氣悶熱而沉鬱，含著輕淡的草香。下面人家的犬吠聲，斷斷續續，使人浮躁不安。東邊那條胳膊的近尾端處，浮起一片火光，把上空一大塊染成幻夢似的紅暈，濃黑的火焰沖起很高。那近處一帶，恍若在微弱的豆油燈下，浮現著蒼白色的扇形光亮。

山火；沒有聲息！山以哲人的沉默和忍耐，在接受著愚蠢的人們所加予的苦難。

「蛇山尾吧？」

哥哥平靜地說。

「樣子不像在蛇山尾；大概是在山那面——新庄那面。」

傳福伯說；然後又吸了一筒煙。

「這樣子燒下去，山不燒完了麼！山像小孩，時刻需要人保護，十年種樹，也經不起一枝洋火！你爹要還活著，眼看這樣燒山，不疼心嗎？他老人家一生心血，就全用在這上頭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却轉過頭來向我：

「阿錚，你爹去世時，你在哪裏，沒有收到信嗎？」

我告訴他當時我在哪裏，並且以海道梗阻之故沒有收到家信。

「很遠呀——」老人家沉思地說：「他老人家是在光復前二年走的嘛。」

在夜的昏暗中，老人顯得特別壯大，虛浮的椅子上，彷彿在游泳。煙斗的火，不時劃出一道光暈，在這瞬間，便看得見他那握著煙管，有很多皺紋的咖啡色的手。

東邊山火的火勢更大了，一團一團粘得像油的黑煙，把大半邊天空染得更黑，更骯髒，紅色的火舌，熾烈地昇爬著，擴張著，展延了廣大的火幕。

「又大了許多！」

老人關心地說。大家一齊朝那裏靜看。看了一會，老人又開口說：

「天火還不知道在哪裏，山可就先燒得一塌糊塗。神這東西，你奉在那裏嘛，就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；你要問他嘛，可就來啦，不是東邊有刀兵，就是西邊犯了煞！神嘛！他就是管這些事的！誰又知道七月準不準燒下來呢！都是人自己找來了麻煩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七月才燒他媽的×，活見鬼！」

哥哥冤曲地罵著；却奇異地帶著傷感。

「果樹大竹全沒活過來嗎？要能下一陣雨，說不定還能救活一些過來，你說是不是？——只

要下一陣雨！」

「很難！」哥哥絕望地搖搖頭。

老人忽然向他的兒子問道：

「是你跟我說的吧，法師爺廟裏今年收到的香油錢比往年的多？」然後向哥哥那面，「可真這樣嗎？哦，多出兩倍呀，哎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！」

已經停止的犬聲，忽又受驚地狂吠起來。老人向遠處透視，側耳靜聽犬吠。煙斗又亮了亮。

「老天爺也該下雨了；地乾得連著薯也不長根。再不下雨嘛，哎——」

老人仰首視空。天上還是繁星閃爍。它們沉默地在窺視著受難的下界……

### 故鄉之三

## 阿煌叔

因為我短少一間廚房，哥哥臨時靠屋檐檐給我搭了間茅屋，六支硬竹柱已經埋下，屋架，和長枝竹的桶子也已紮好，以後祇帶把茅草攤蓋下去就行。可是阿煌叔却祇把兩邊的檐頭蓋好，把中央一大片留在那裡，便自個兒停工不來了。於是我的廚房就像戴著帽圈兒的小孩頭，幾日來向著天空露出不應不恥的光腦袋，聽任風來風吹，日來日晒。

這也罷了，却可憐了一日三餐必須在那裡做飯燒菜的妻。她頭上戴了頂竹笠，代替了上面的屋頂，稍不順意，便總要嘮叨幾句，而且動不動便把我也說在裡面，好像說她之晒太陽，完全是我的罪過。固然，這是冤枉的；可是我並不替自己辯護。眼看戴著笠兒傍著大灶，讓炎陽和烈火